

贺知章与江口之我见

沈潇潇

前段时间网剧《长安十二时辰》播出,因剧中人物何执正的原型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唐代大诗人贺知章,于是有某宁波报章重提贺是否是宁波人的话题。

这个有前因的话题其实早已解决。前因在贺知章去世一千多年后的清代,有鄞县人闻性善、闻性道兄弟俩首提贺为明州人。继之,同为鄞人的史学家全祖望提出贺的祖先在会稽,但“秘监之生,则于甬上”,并把贺的故居定位在其老家洞桥的隔壁鄞江——“吾鄞城南马湖”。其实,无论是当年的《旧唐书》《新唐书》,还是现在的《辞海》和教科书,以及新编《绍兴市志》都明确记载贺是唐越州永兴(今萧山)人。在宁波当地,有人就批评过全祖望等人轻信传说,“引名流以光乡里”。新编《宁波市志》就没沿全氏之说把贺收入人物传中。

贺知章不是宁波人,这是板上钉钉的事。

奉化也有贺知章的传说,主要集中在江口。据一些地方文献记载,贺醉心于道教,于唐天宝年间在甬山附近建招贤观祀东岳之神。我觉得这经不起推敲。天宝三年(744年),86岁的贺知章因病恍惚,上疏请求告老还乡,还请以奉道家鼻祖李耳为祖的唐玄宗度他为道士,欲把自己在乡宅第改为道观。玄宗于是“诏赐镜湖剡川一曲”给贺的道观作放生池。但贺在回乡的当年就病逝了(也有非主流的说法是卒于次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连他的旧宅改为道观都不见得能如期完工,他哪里还会以老残之身舍近求远来甬山建招贤观呢?

贺知章与江口的故事继续演绎,说贺归隐故里时,御史中丞杜胜也辞官还乡,住在甬山麓杜家畈村。贺受杜之邀常来甬山下剡江垂钓。这传说是建立在贺是明州人且

返乡后隐居在“鄞城南马湖”的错误说法之上的。但前面已经说过,贺不是明州人,他返乡后的隐居地也不是在马湖而是越州镜(鉴)湖。让一个86岁的老人从镜湖经常跋山涉水来江口钓鱼,实在匪夷所思。还有,贺于744年还乡,而杜胜却是唐宝历初年(825年)进士,在距中进士八十多年前连一点官影子都与他无涉,哪有比贺更早辞官还乡之理!要不,此杜胜不是彼杜胜吧。

宁波有诸多贺知章纪念地,也就是纪念地罢了,不能说明其他什么。如最早也是最著名的纪念地是月湖边的贺秘监祠,在贺去世数百年后由敬仰贺知章、李白等名贤的知州莫将所建,起初祭祀的还有李白等人,难道李白也是明州人?

后来一些明州人之所以把贺指为明州人,并编出诸多故事、古迹,首先是因贺晚年自号“四明狂客”引发,一些人狭隘地把四明等同明州,还有就是出自“引名流以光乡里”的心理。其实,明州是迟至738年才从越州独立出来,此前也就是在贺80岁之前,四明山全境都在越州之内,贺以“四明狂客”自居也不为过。即使在明州独立设置后,四明山也并不专属明州,还部分覆盖越州。更何况贺也只是说自己是四明之客,从没见过自己是明州人,就像杜甫因曾在长安郊区少陵居住就自号“少陵野老”而并不表明他是少陵人。

贺知章称自己是四明狂客,至多或可推想他在695年中进士赴京做官之前大概做过四明游客,也不排除游历时到过江口,以致到晚年想起此番游历就自取“四明狂客”。四明山是道家洞天福地,贺沉醉道学从而向往在四明得道成仙,这符合贺的心路轨迹。但即使由此设想他在仕途发达之前的游历期间在江口大兴土木建招贤观,也不合情理。

我只能这样说:贺知章和江口的故事,只存在于所谓的传说中。仅此而已。

剡溪乌托邦

陈旭波

引子

从前,奉化大地上奔流着一条造化神奇的灵性之溪,在九曲十八弯的25公里岸线上,曲曲有名人逸事,处处有故人踪迹,曲因人而得名,人因曲而流芳,是名扬江南的“唐宋诗路”的东支线。

她有一个动听的名字,剡溪。逝者如斯,剡溪山水流成了一川岁月。奉化大地上的水市蜃楼,顿成了历史的幻景,一幕幕,叠现在回望中。在那清幽的剡溪源头,闪烁着一束诗文的微光。缘剡溪诗路前行,我试图想象、还原、重塑这束来自古典文脉深处的光芒,承先贤之精神,开未来之生面。

山水诗,一幅精神图腾

古道随云行,诗路缘溪流。

起初,我从古典的诗篇里认识剡溪。接着,剡溪人梦里,我沦陷在她的九曲美态和青峰翠烟中,为之倾倒。后来,有缘幸会剡溪,观山景见水色,听溪声触清流,探古求今,丈量千年。寻踪访幽归来,再读诗篇,如拨云见日,剡溪诗画一幅幅变得立体而鲜活。

仲夏之晨,再度相约剡溪,端立九曲之畔,清风送我上竹筏,缘溪溯源觅诗影。山岚曼舞卷浪花,剡溪那波动的浪漫,被飘渺的光线烘托,化解于无形。

剡溪是奉化真正的命脉。这条灵动的水脉上,孕育了奉化最秀丽的景致。奉化忆,最忆是剡溪。九曲剡溪,水天一色。她是一方接接地气的气场,也是一派形神俱佳的大意境,更是一种栖息的生态美学。曲线,柔和且温雅,优美且曼妙,集风姿、风采和风韵于一体。曲线,代表一种自然本有的节奏,其中深寓一派宛自天开的精神。东方美学中,“曲”,标示一种美感与情趣,给人带来审美的惊奇感。

九曲剡溪,以悠扬的韵律,独特的节奏,跌宕跌宕,兜兜转转,烹制山水的盛宴,彰显自然的道场,乍看毫无章法,内观张弛有度。剡溪风韵,既有杏花春雨的清婉端庄,又有大江阔千里的豪迈通达。多少文人墨客,不远千里,慕名而来,一睹倾顾。一醉解风流。剡溪遂成为诗人眼中独立的审美对象,一幅精神的图腾。一路行吟,诗人之意不在山,在乎九曲之间也。九曲之迷人,心有灵犀一点通。高山流水遇知音,诗人妙手挥毫,尽兴抒怀。剡溪山水的秀气、锐气、豪气、大气、文气一一在诗人笔下得以呈现。一千五百余首山水诗,成就了剡溪的辉煌与荣光。天与水无穷,书与诗永继。潇洒的是历代文杰,不朽的是诗词歌赋。人文剡溪,起东晋书香,扬盛唐诗风,发两宋词兴,育元代文华,筑明清史魂,推辛亥思潮,远离世俗的喧嚣,秉持精神的信仰,实现人格的塑造。

剡溪雅,一卷诗意传奇

雅句剡溪助,奇怀翰墨收。

一曲六昭风流雅传千古,这遥远的绝响,带有魏晋风骨的铿锵遗韵。王羲之邂逅剡溪,诗人对偶遇的这轴山水一见倾心,仿佛神交已久,一眼千年,诗人神游九曲化境,就连皇帝老儿的六道诏书也唤不回他的心。正是这惊鸿一瞥,笔下的剡溪不再云淡风轻。诗人泼洒一江墨韵,抖落一江诗意,让剡溪从此具有了山水韵和水墨味。从此,无数锦绣诗篇洒落剡溪。王羲之的归隐开启剡溪斯文,儒雅一派风致。剡溪的神妙攫住了诗人的心,它具有高古的风尚、行书的意境,具有层出不穷的变幻、波浪涌涌的灵感。那曲六昭传奇,遂以影像般一帧帧映现:今夜月色大好!那么多早逝的流光,稳坐在一袭宣纸中。美丈夫王羲之,在水一方,风容云裳。诗人修长的手臂舒展飘逸,挥洒自如,墨迹似行云流水,出神入化。其明亮的眼神透着沉静,那道点化剡溪水月的目光,充满了暗示与期待。王羲之挥舞毫毫尽情书写剡溪典雅,剡风之清声扬耳畔,诗人向着岁月的深谷俯瞰、滑翔,站在制高点上,像剡溪的王,自信地抛洒灵魂的声音。我将王羲之看成剡溪山水的梦游者,还是技艺精湛的书法宗师?一瞬间,其身负韵逸去,不见踪影。

李清照的出场,绝代芳华,给剡溪增添了一抹无比浓重的忧伤。靖康南渡之后,词人流离失所,开始了逃难生涯中一段无根无助的孤寂漂泊。那个深秋,孤孀一人的李清照风尘仆仆,终于走到了梦中的剡溪。“越州山水,名不虚传。好一处江南妙境!风光旧曾谙。”剡溪,像一位深谙世事的长者,身上满是时间留下的痕迹,多少生与死从这里走过。剡溪是时间的真身,非常适合李清照平静地面对命运的转折。家国沦丧,记忆割伤,一种相思,两处忧愁。大宋已是一部悲情诗篇,成为她生命中最痛的一首词。日落时分,李清照一袭素色,一脸忧容,独步剡溪石岸,伫立良久。她静观剡溪,静观水上的伤逝。词人凭吊大宋,也凭吊自己。月光清照,霜冷剡溪,剡水忧伤得要为她的年代落泪了。清照凝望剡溪,敏感到了溪水表面那一丝丝微妙的震颤了。拜谒王右军像时,词人猛然想起,《兰亭序》是她闺阁时期临摹翰墨的经典,而剡溪珍存的那一脉青青书香,难道早已随先贤飘散而去吗?一种因爱而生的悲凉,像一阵袭来的冷风灌进了她的衣袖。这位歌哭宋代的词人,渐行渐远,转身走向了水的另一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剡溪向东流。

元朝初年,作为前朝文人,迫于时势,旅居异地的戴表元归隐榭林。剡源夫子戴表元,讲学授课之余,常袭青衣,融入剡溪,修身悟道,安养心性。那些朗朗的黄昏,山野晚景清明,森林浩荡,跃入天人合一的化境,醉成了一江碧莹莹的剡溪。诗文在心中翻腾,灵感在叩击声带,渴求在撕扯嗓音。夫子能在暗夜中看到旭日,在清晨望见星星,望见隐于幽暗的神明。戴表元遇见了清灵的水神,也望见了生命上升的路径。夫子觉得虚空的身心被山水的柔情填满,他又成了一个精神丰盈的人了。一江剡溪使他保持了安逸和安然,保持了尊严和神性。戴表元独造个人的剡溪天地,以求得人格的独立,思想的自由。整个结构仿佛在一个被时代遗忘的角落自成一体。

隐逸风,一派人格传承

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

设若剡溪有魂,一定有什么在她的内心生成。我们古老的剡溪,其实住在诗行里,住在文字里,住在诗人绵长的乡愁里。现在,我更倾向于“剡溪”是一个关乎文化和心灵的词。真正的剡溪,在时间的远方,在古老的典籍里,在脆薄的纸页间,被一代代后学吟诵和书写。

一代代诗人在一江剡溪面前,在深阔的时空面前,作为肉身的个体,终将化为摇曳的草木,飞逝的流水,蒸腾的云雾,兀立的山石。然而,在一次次凝视中,剡溪慰藉着诗人内心的孤独,实现着精神的超拔,使他们暂时远离了功利的世俗与荒芜的现实。剡溪像一方梦中佳境,成了诗人摆渡生命、安顿身心的彼岸。剡溪,就是这样一个天然乌托邦。

千年以来,剡溪以山水美学和隐逸人格为底,铸就了一条承载着古典文脉的唐宋诗路。剡溪文化因水而生,因诗而起,因人而立。之所以流传,是她孕育了隐逸之风,示范了伟岸人格。一曲曲逸事,一曲曲风雅,一曲曲传承。现在,剡溪有更多内涵,是流到开阔处的长河,像一座到了深秋的寒山,白云生处有人家,真醇自然,高洁逸远,已然沉淀为一种文化气象与人格风度,成了奉化精神的不竭源泉。其作为奉化大地一种稀缺的形而上的存在,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在引发赞叹的同时,也为我们点亮前路和远方。

尾声

我知道,这世界无论怎么变,人心总是古典的。尽管古典时代已经远去,但是我越来越清楚地明白,我和剡溪的真正距离不是很远。如一条长河,我在此,她在彼。我们构成了长河的两岸。当她顺流而下的时候,我已经渡到对岸,自觉地站在了她的旧址上。我在她的根源里成长,她在我的生命里复现。

我还知道,我一直走在去剡溪的路上。

东山村路之变迁

毛柯柯

从东山到溪口,是在改革开放后才修上公路,通了汽车。

过去,村民们由东山通往外界,那是非徒步而不可抵达的。像东山到溪口,五公里的路途有两、三公里是必须爬山的。山路或穿过稻田、水塘,或邻近陡坡、沟壑;或途经竹山、松林;或跨越石桥、溪流。在山路的半腰之间,有一块不大的平地,坐落着方圆内蛮有名气的庙宇,人称玄坛殿,这是绿荫遮盖下的人文景观。殿内凉爽清静,庄严肃穆。殿旁有参天古松,均枝繁叶茂,苍劲挺拔,即使三、两个人也很难抱得住它,亲临的人会有一种“山涧依峭壁,竹树荫清源”的轻松。

相传很久以前,玄坛殿一带常有猛虎出没,并伤害路人。为此,周边的村民集资建了此庙,庙里的菩萨怒目圆瞪,一只脚踏着虎头,一只拳高高举起。说来奇怪,自庙宇建成以后,老虎还真的消失灭迹了。

东山到溪口的山路,应是祖辈们用双脚走出来的。我小时候所走的趟数已无法计数,那阵子山路还青岩裸露着,高高低低,磕磕绊绊,成为人们行进中的障碍。当然,也有人工修缮过的路段,像平缓处则顺势铺就了鹅卵石,而陡峭的地方,则由石匠琢磨出规矩的青石条垒砌成台阶。山路是弯来盘去,隐隐现现的,有几处40度角左右的陡坡,长达数百米,让人望而怯步。在曾经的岁月里,多少挑担负重的农民,自然养成低着头,一摇三晃的攀登姿态,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我童年和少年的部分时光在东山度过。依稀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外婆带我回东山,走的是夜路,月亮在薄云中穿行,外婆是“三寸金莲”,她一手牵着我,另一手压着膝部,两步三喘缓慢爬行。只觉得头顶冠冠迎风作响,脚下山泉击石咆哮,内心难免紧张。我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地上,外婆略等片刻说:“柯柯乖,我们走吧,走走会到,坐坐不会到!”

艰难地走到玄坛殿,外婆先从石条拜台上拿起一只竹罐筒,从大木桶里舀出茶水递给我说:“先喝一口润下嘴巴,再慢慢咽下去。”茶水依然温热,带着清香的草药味。后来,我在往返于东山、溪口时,总要在玄坛殿歇歇脚,喝罐茶,碰巧也会看见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从山间走来,他手摇扇子,肩担茶水,到了玄坛殿,他先把隔夜的陈茶倒掉,洗净茶桶,再缓缓倒入新茶,这样的义务奉献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延续的……

还记得一件事,一天我给外婆读母亲的来信,得知母亲很快要回东山养病。虽然好久没有在母亲身边生活,都有了陌生的感觉,但在母亲到家的前一夜,我依然兴奋得睡不着,想见母亲的迫切心情,很难用语言表达。黎明时分,我扛着小扁担,跟随在外婆身后,在林荫小路上穿行,心情那个快乐啊!到达溪口的上街头,我们先买好新鲜的肉菜,再去长途汽车站等候,天将大亮……

我看见母亲从车上走下来,她看起来很瘦,灰色外套有点肥大,晕车的缘故,面色显得很苍白。她和外婆打了招呼后,转身看见我瞪着大大的双眼,傻傻地站着,便弓下腰拉起我的一只小手,低声细语地说道:“柯柯啊,见了妈妈怎么不吭声呢!”我还在陌生的气氛中,猛然回过神,便小声喊了声“妈”,遂急转身,整理起母亲的行李。

我把布袋系好后,熟练地挂到扁担两头,弓腰把头钻到扁担下,忽地起身准备迈步时,母亲急忙抓住扁担说:“放下!放下!我自己来挑。”

外婆看着母亲说:“你长途乘车,已经疲劳了,让柯柯去挑,让柯柯去挑,他能够挑得动的!”

我接过话题:“我每月要和外婆从溪口挑米回东山呢,每天还要抬水,现在能挑动六、七十斤柴草呢!”然后看了一眼行李,又说:“喂一点点东西,我随便挑挑”。母亲听我说完后,低头发现了脚上的草鞋,眼圈红了。那年,我刚刚十三岁……

在汽车不通东山的年代,所有物资进出,完全依靠扁担背扛。那时候,扁担、垛柱是每家必不可少的劳动工具。东山人扁担比较讲究,挑一百好几十斤,或者两百斤以上的重物,扁担必须是两头翘起的,一般人根本不会使用。扁担的选材必须是毛竹,这里面选材,制作工艺都有相当的学问。材质硬了不行,软了也不行,既要考虑到肩膀的适应度、舒适度,也要考虑到挑起担子走路要有范头,还能减轻压力。用了很久的扁担,在身体汗水浸泡下,在与肌肤接触的滋润下,竹子会变得温如玉,红如铜,使人看了很羡慕。在东山每家人的屋里,大凡都能看到靠着墙壁的一排扁担,有的是挑两百多斤的,有的是挑百十来斤的,有大有小,各不相同。

东山人在溪口、新建有山林和水田。秋收以后,稻谷的颗粒归仓全靠农民一担担挑回东山,满箩筐的稻谷每担都有二百多斤重。经常挑担的人上山或走平路,都会展示出优美的舞姿,上山时他们的脚步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登高。箩筐以扁担头为圆心,吊挂在绳索上有节奏地摆动,绳索与扁担头摩擦发出吱吱响声,晃动所产生的惯性把人“拉拽”着。来到平路,挑夫的走姿会发生变化,他们仿佛走进了舞池,耳边响起了《西班牙斗牛曲》似的,迅速走起了“快四”,前行速度明显加快,这样美丽的移动画面,我终身难忘!

给东山带来根本性变化的是村里通了公路,想致富先修路,改革开放后东山人自己组织劳力,先修出一条机耕路与茶园坑的盘山公路联通。随着道路逐年加宽和延长,行驶的车辆也由小到大,由少增多。从此,完全改变了东山人数量百年依靠扁担、人扛、爬山路运送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的习惯。

这些年来,溪口到四明山全程通车,公路蜿蜒宽阔,行驶畅通无阻,尤其是东山每天有了三班公交车,给村民出行带来极大方便。以车代步改变了东山人出行习惯,山路逐渐变成绿苔石阶挂,枝草古道遮。然而,猛然间出现了许多登山爱好者,这让杂草遮掩下的山路再露真容。更可喜的是,从山脚到东山的道路,那些热爱家乡的人们,或出资,或出力浇筑成水泥山路,缓解了人们攀爬时的难度。

东山村路之变迁,展现了古老山村百姓生活的巨变。



施林义 画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购书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